

中國現代自傳叢書

李聖初題



張玉法
張瑞德 主編

第三輯

⑧

白
傳
兩
種

朱謙之 著

朱謙之 著

第三輯

⑧

白
傳
兩
種



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張玉法·張瑞德 主編
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第三輯

⑧ 自 傳 兩 種

作 者 朱謙之
發行人 周崑陽
執行編輯 溫亦剛
出版者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6號3樓
電 話 (02)3979717 (代表號)
傳 真 (02)3417731
郵政劃撥 1215710-2號
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167號
排 版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聯和印製有限公司
定 價 新台幣10000元 12種18冊
香港代理 景行出版公司
地 址 新界沙田火坳對灣街經豪工業
大廈第二座15樓F4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初版
(本書如有裝訂錯誤破損請寄回更換)

ISBN : 957-9616-74-4

凡例

一、本叢書每輯選錄自傳作品十種，作者來自軍政、黨務、財經、新聞、教育、學術、文藝、宗教各界。

二、本叢書出版之目的在保持歷史紀錄，所選錄作品主要為絕版已久、流傳不廣、或雖經重印，但內容不完整者，間亦收錄未曾出版之稿本。

三、本叢書盡量容納各種不同立場、不同角度之作品，以兼容並蓄之方式，保留各方面之記錄。

四、本叢書之編輯，以維持原作品內容之原狀為原則：（一）原作品中收錄有與自傳無關之文字者，予以保留。（二）原作品內容除明顯錯字予以改正外，不作任何更動。（三）原作品無目錄者，所用外文譯名與現代通行之譯名不同者，均依其舊。文句中如有空白或無法辨認之處，用□符號註明。

五、本叢書於各書之前，增列作者小傳，俾使讀者明瞭傳主之生平概要。

六、本叢書收錄之內容以原作品為主，如有作者所撰之其他自傳性文字或相關文獻，亦酌予採

凡例

用，列爲補篇或附錄。

七、本叢書所選印各書，於出版前曾分別徵得各書原作者或具法定代表人之同意，間有少數無法取得聯擊者，出版者亦保留其權益，請原作者或其代表人逕洽出版者。

八、本叢書擬繼續刊行，歡迎各界人士推荐未刊或絕版之自傳作品。

朱謙之（一八九九—一九七二）小傳

朱謙之，字情牽，福建福州人，一八九九年生。幼年父母雙亡，一九一六年自福建省立第一中學畢業，考入北京大學法預科。一九一九年秋，入北大哲學系。

在學時信仰無政府主義，曾於《北京大學學生週刊》發表《勞動節的祝辭》一文，首先提出「勞動人民神聖」等口號，後因在京散發傳單，宣揚無政府革命，被囚百餘日始獲釋。一九二一年五月，以無政府主義不適於中國，而欲從改造人心以改造社會，遂決意皈依佛法，輟轉從支那內學院院長歐陽漸遊，又失望而歸。

一九二四年夏，自北大畢業後，任教於廈門大學，翌年辭去教職，專心讀書著述。一九二九年，赴日進修，專攻歷史哲學二年。返國後，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一年。一九三二年起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，直至一九五二年，其間曾先後兼任史學系主任、歷史學部主任、文科研究所主任、文學院院長等職。

一九五二年，中共實施全國院校調整，改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。一九六四年起，任中

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。一九七二年七月，病逝北京。

畢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，著述甚豐，計有《現代思潮批評》、《革命哲學》、《無之哲學》、《古學卮言》、《荷心》、《周易哲學》、《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》、《謙之文存》、《歷史哲學》、《大同共產主義》、《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》、《回憶》、《到大同之路》、《歷史學派經濟學》、《歷史哲學大綱》、《黑格爾主義與孔德主義》、《中國音樂文學史》、《文化哲學》、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》、《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》、《中國思想方法問題》、《孔德的歷史哲學》、《扶桑國考證》、《太平天國文化史》、《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說》、《中國文化之命運》、《奮鬥廿年》、《文化社會學》、《印度佛教對於原始基督教之影響》、《李贄》、《中國古代樂律對於希臘之影響》、《日本的朱子學》、《老子校釋》、《日本古學及陽明學》、《日本哲學史》、《自傳兩種》等書。

回

憶

目次

一 回憶

自敘	一
幼年時代	九
中學時代	一三
革命思想時代	一五
革命實行時代	一九
厭世悲觀時代	二五
放浪時代	三一
我的懺悔時代	三三
我的再生時代	三七
我的戀愛時代	四一
我的講學時代	五三
我的隱居時代	五七
一二 奮鬥二十年	一

自敘

一九二一年五月，我發狂似的發表了一篇自敘，那時我還是一個熱情的虛無主義者，抱著超越宇宙，超「神」的精神，我說：「我是密司脫拉風的朋友，決不是被恐怖情緒弄成麻木的青年，」看吧！寫這供狀的我，提刀上馬，有何等的勇猛無畏的精神！

「你們不要想我來，是叫地上太平，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。老實說吧！我來不是要建設，乃是要打破，一旦天翻地覆，把宇宙的組織都推翻了，那時煙消雲散，我纔撒手歸去。我是誰？是個破壞，反逆，奮鬥的虛無主義者，也是狂熱勇猛常爲自己的真情燃燒的青年，總之行爲偏僻，不肖無雙，把一切最大的咀咒來咀咒我，不辭的。雖然如此，我自己的善，也唯有自己知道，我決不願在俗人的面前爬著、蹲著，受這些人的讚美，以爲真正的善，只在感情提高之中；要是我確以爲是，就是刀刃在頭，雷霆在頂，和我有什麼相干？我麼？我麼？有人說我是「愛的真神」、「情的主宰」有些是；有人說我瘋，有些是；有人說我癡，有些是；瘋呵！癡呵！我都直接承當，並不推卻，因我檢察自己，很相信這是我的本來面目：依我愚人的心算，還要把我的愛潮，來平沈大地，粉碎虛空。

我在外像方面，雖很藐小似的，在實際方面，卻是至尊無上。因我能堅持我所本有的去和宇宙宣戰，並且宣布人類的罪狀。是我，不是神的，也不是人的，我行我道，有如下的十八

條：(1)我就是宇宙的本體，所以超越宇宙，作宇宙主。(2)我比宇宙還大，甯可爲我而犧牲宇宙。(3)只有宇宙投身於我當中，決不在宇宙內實現。(4)我是永續不斷的和宇宙奮鬥，把我來征服那「無而有而無」的永遠輪迴。(5)我是革命的神，敢取宇宙革命家的尊號自誇。(6)我的存在，比宇宙還早，宇宙儘管生滅，我卻是獨立不改。(7)我是爲宇宙立法，宇宙從我而生，也從我而滅。(8)我是絕對的單一，和宇宙萬物永遠分離。(9)我不是宇宙的產物，宇宙是我的產物，以生天地，唯我爲萬物母。(10)我是超神，如有上帝還要征服他趕他下去。(11)我是不能比較的，我以外更沒有我，也沒有非我，能夠和我對立。(12)我所感、所行、所說，都是本體的流行。(13)我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，一切經驗上有重要差別的东西，都搗碎在我的面前。(14)我是遍一切處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爲之根柢的。(15)我是絕對自由的，打破一切的羅網，不受任何事物加諸其身。(16)我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宇宙的消長變化，就是我的消長變化。(17)我就是無我，就是大我，所以天上下，只唯有我更沒有人。(18)我是金剛不壞的，故能破壞一切，卻不受一切的破壞，宇宙萬物都擋不住我。但須知這個「我」已經在本體界了。

這本體上的「我」無始本來，性自清淨，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盡未來際，常住不滅，就是佛性，就是如來藏。只因無始際有無明妄念相續，於是不覺心起，而耽著生死，依于覺義而有不覺，依于真我而生假相，這就是現身的「我」了。須知這個「我」，和真我非一非異；因他自無實相，不離本情，所以會得時假相即是真我相，無明有愛是如來種，而假我的一生，雖在煩惱塵勞中轉，也自然和真我契合無間了。這麼一來，我這本自傳，可見不是就我論我，卻是

爲方便故，將我現身說法，句句著我，句句不著我。因爲這個我不待離垢惑方淨，不待斷疑惑方清，所以直指今我，即是真我，直指貪嗔癡性，即是佛性。似這樣顯示本體的法門，在別人也許擔當不起，可是我麼？在那方面看，當下便是，有何狐疑！而且過去種種，現在種種，我何者不是直覺的進行，而爲一種純粹真情的努力活動，雖有時直覺消失，間斷，好似墜落了些，然我的信心，總能使我擺脫了理性的牽掣，而實現那遺世而獨立的真我。不相信請回頭看二十年來的我！」

但是這篇自敘，雖似乎頓見我的本來面目，實在說來，底子還是受禪宗——尤其是《高峰語錄》——的影響。似這樣把我看得比宇宙還大，以爲宇宙都是我之所爲，我可以範圍天地，是以天地爲有限量，而我爲無量，本欲其一，反成兩個東西，豈不是倒小了嗎？所以那時候的我，終究是一種熱病，終究是種誇大狂，現在呢？我比之從前更其是「唯我主義者」了。我更其認識了「我」的真價值了！我很知道，我和宇宙萬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，一個心腸，「真情之流」都是我胸中發出，風雲雷雨都是我身上分來，那個是宇宙？那個是萬物？還不都是最高的我的象徵嗎？因爲宇宙萬物即是我，我即是宇宙萬物，所以我和宇宙是相爲流通，是渾然一體。這麼一來，大地山河對我都現露出一種不可言說的微笑，鳥啼花落，山峙川流，何處發出情感的聲音，何處便有我生命表現出來的進行曲，這真如孟子所說「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的境界了。

我這種人生觀的改變，也就不妨說：即是真情生命的活躍。我很相信：我一生出來本有真

情的，「真情之流」即是本體，所以「我」就是本體的化身。但是本體不能不反抗現象界的壓抑和強權的，因而有懷疑、有悲哀，因而在真情生命裏常常有一種努力，一種革命，並且震天撼地的叫起自由來。自由！自由！我親愛的讀者們，要牢牢記著，我過去的歷史，正是脫離一切壓抑和強權的羈絆的自由主義史，爲了自由兩字的尊嚴，我至欲戰勝外界而把自己的生命犧牲了。我絕望之極，便否定了世界，否定了人生，我忽而變成一個「虛無主義者」了！忽而跑到宗教的佛教路上去了！這個狂熱的青年，似乎變化太神速吧！然而古往今來所有偉大的人物，都曾有過這種真情表現，我也不過有這種真情的表現罷了。最重要的，就是在這個時候，真情之流盪漾著我的心，使我一面不能不和現象世界悲慘的戰鬥著，一面不能不順著愛潮創造一個絕對自由的美世界。我鼓舞著，掙扎著，好像沈溺在水中的時候，竭力和逆流拼命推破一重重的波濤險阻，即一重重地回復了真我本體的自由。於是忽然囚地一聲而美世界被發現了！我在情感深處，觸著銷魂大悅的神秘境界，在那裏喚起共鳴共感來了！我感激之極，好像兒童初次叫了一聲「我」的一樣，這不正是我唱這世界底讚美歌的第一聲麼？

美哉乎新宇宙！美哉乎新人生！一切太陽的光，月亮的光，一切存在的光，都能給我以自己發現的歡喜，都不禁使我真切地深味生命的共感，和讚美之柔情的。然而在人生的藝術上，使我全身全靈，快活圓滿，使我自己陶醉在詩的音樂的夢境之中，我自然不能不感謝那傾全部精神以愛我的 Sweet heart——我給她的一封信，描寫我詩的音樂的世界，這就是我有「愛」後的最大發見：

「我真快活！就是幾年來的悲哀，怠倦，也都無影無蹤去了！我中虛無物，旁通無窮，好比天空，雲氣流行，沒有止境；好比大海，魚龍變化，沒有間隔；真是當下恬然，再也沒有這樣快活了！再也不是這樣快活了！我愛！一個大丈夫應讓該胸中光明特達，沒有些兒滯礙是不是？似我從前萬緣擾擾，扭扭捏捏，也太奉陪世情了！也太照顧自己了！這是我一生悲哀怠倦的原因，今後管他則甚，只是自信『真情』，以直而發，時時都是『真情之流』，便時時都有快活氣象。啊！我愛的『真情之流』呀！你不絕的生命，無間的動作，不盡的懸延，浩然淬然，何等穩當快活！動也快活，靜也快活，我現在纔發見快活是宇宙的本體啊！你看鳶飛魚躍，你看萬紫千紅，充塞宇宙內，都入一聲歌，這個宇宙還不能快活罷！還不肯快活罷！啊！你悖道的虛無主義者，快活就在這裏，本自和暢，本自灑落，本自灑落，本與天地相為流通，卻為什麼自己間隔他呢？我的愛！我知道了，再也不願把苦悶的態度去享樂了！—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澈底的享樂，即是澈底的蕩滌胸中，心地乾淨，便自然寬平了！自然快活了！自然與天地為一了。」

然而這種明鏡止水一般的恬然快活，是不能夠常常有的，是要全靠信仰做底子的。一天信仰，便有一天快活，倘若我失掉「我」的信仰的時候，今天就不能快活了。信仰真是生命主義的靈魂啊！但是我不能單有信仰而沒有懷疑的，固然信仰能給我以安息和快活，信仰能給我以真安慰，卻是我麼？我必須澈底探求真理，我不是要求安息和快活便完事的。我的信仰，要我站在戰鬥的節奏裏，高唱歡樂之歌；而我的懷疑，常常引導我入悲哀的心境。信仰嗎？懷疑嗎？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，使我的全生涯，不斷地重演著悲哀和快活。悲哀暗示我那最

永遠的象徵的可怕的死，而我鞏固的信心，卻要向著懷疑取一種戰士的態度。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屈服于悲哀的運命的，我要奮鬥，我要發揮熱與力，拂去了懷疑之雲。最後我還且確認真理沒有別的了，真理唯一的存在，只有快活，——信仰的心。像我從前說過的，這世界是用快活建設的，自始是由詩人的熱情而產生的；雖則快活之後常常潛有悲哀，而人生的真理，卻在于爲快活而戰的凱歌當中，快活是神性的象徵，悲哀是獸性的象徵。最可痛的，就是我這個血肉纍然的東西，牠實在是我一生的大敵；我爲了牠，以致懷疑悲哀，永遠沒有休息；而且永遠這樣趨于極端；實在說罷！只要這狹窄的，泥做的骨肉一天存在，我便有一天的悲哀，我如不爲著真我而愛真我罷了，既然要肯定我的意義，便不能不熱情的對獸性的生活繼續奮鬥，以力求做自己的主人；我們的先哲，不是已經以真理的路燈，照耀我們嗎？人生的全意義即在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」；即在「哀樂相生」四個大字。人們本來都是快活的，只要能夠克服一路上的懷疑悲哀，到了懷疑悲哀全然凍解冰釋的時候，那時活潑潑地自從狹窄的獸性裏拔身出來，而與天地同流也。總而言之，凡實現神性的人，他的心都是虛豁豁地和天地一般快活，然而我親愛的朋友，不要忘掉：神性是現實世界中最現實的東西，我們不必憧憬天國，當我們努力發揮熱情的自我時，我們就回到神性之所在了！我們就能夠向快活的世界而進行了！

我更相信：我就是這個人生的象徵，我的活潑潑的「真情之流」，並不是我個人所能佔有，我的快活就是一切人們的快活，我的悲哀也就是一切人們的悲哀哩！我必須決定我是和宇宙間公共的，我在生裏艱辛努力所發出來的一種哀歌，或我從無量情流跳出來的一種不能言的歡唱，

這都不單是「我」的，是一切人們的。那末我爲什麼不應該把我全整的一首情歌，通通給你們歌唱，讓你們把這首歌，收納在你們的心中呢？寫到這裏，我實在暢快極了！覺著我所有的活潑流通的「真情之流」，和我一切親愛的讀者們，都是共鳴共感似的了！

